



■青春岁月

北平解放前，我为和谈架设通信线

□马成年 口述并供图 何昊 整理

我是一名邮电战线的退休干部，从童年学徒干杂务，当线务员算起，到入党当干部，光荣退休，在北京邮电部门整整工作了一辈子。

1943年，我刚刚13岁，因家境贫穷，母亲就托亲戚，给我安置到南新华街日伪“华北电报电话株式会社”线路课（1945年国民党接收后为第七区电信管理局）当了一名童工差役。后来，在老工友姜广田等人帮助下，我慢慢学会了“电线接头”、“拉线地锚”等一些技术活儿，当了一名线务员，去河北省徐水线段维护线路，不久调回北平线段施工队。

施工队的任务，说白了就是拉线爬杆子，风餐露宿，野外作业，工作和生活环境极其艰苦。那年月，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，大锅熬白菜，住的是庙宇、小学、牛棚、马厩。爬杆子拉线需要大量电杆、铜线等器材，都是先由汽车运到靠近线路的公路边，再由人工肩挑背扛运到施工现场。记得有一次，工程要翻越太行山，上千根每根重二三百斤的黄花松杆子，上千捆每捆重百斤的铜线，都是靠我们爬山坡、

越沟壑，一根根、一捆捆运上山去的。工作虽然又苦又累，但很锻炼人，我就是经过长期在一线的摔打、磨练，不仅学到了技术，更重要的是学习了工人阶级那种吃苦耐劳、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，逐渐懂得了做人的道理，尤其做一名好工人的使命和担当。

这其中，我印象最深，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前，我参加了为和谈架设通信线路的工程。

1948年深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，我党为了保护市内古建筑免遭战火摧毁，保护北平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涂炭，向北平国民党军政首脑傅作义将军，提出“和平解放北平”的倡议。为沟通我党和傅将军在和谈期间的联络，决定建立两条从解放区通到北平城的通信线路。

一条是从西面的香山通往城里，由地下党员吴庚贻负责。另一条是从东面的通州通往城里，由受命进城开展工作的王希儒负责，线务段的王福弟、杨凯、孙明月、吕保志、王鼎新、陈瑞林、孙金生、李松山和我参加了

这一工程。我们于12月下旬从朝阳门开始，向通州方向架线前进。在通过国民党军队盘踞的前沿阵地时，国民党大兵们谩骂“娘希屁，又打仗，又联络，搞什么名堂！”不情愿地给我们挪开铁丝棘篱网，打开通道，放我们过去。过了通道不远，就是由东北野战军把守的解放区前沿阵地，战士们热忱地欢迎我们，对我们又是握手又是拥抱，热情极了。

我们克服天寒地冻、地形不熟等困难，把线路一直架设到通州城里的电信局，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。军代表侯耀成等热情地招待我们，妥善安排我们吃住，还给我们开欢迎会，讲形势，动员我们回城后，团结工友迎接解放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工作，这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影响。1949年1月初，我们胜利返回城里。

一晃65年过去了，我如今已经84岁了。许多尘封往事都忘记了，唯独此事至今牢记心中，难以忘怀。党的领导和信任，工友们的努力，我们为和平解放北平做了一点贡献！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
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

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副刊【情怀】15

■家庭相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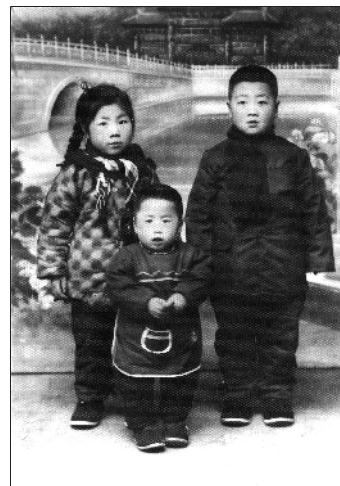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的记忆

□胡京成 文/图

我家有张老照片，拍摄于1956年。那年春节前，父母省吃俭用买了几尺布头，给我们哥仁做了新衣服和新鞋。当时，我刚两岁多，姐姐六岁，哥哥九岁。哥哥1965年就参加了工作，到北京特殊钢厂当了一名炼钢工人。俗话说，炼钢先炼人，在上千度高温的炼钢炉前，尽管穿着厚厚的帆布工作服和翻毛皮鞋，戴着厚厚的帆布手套，工友们手握钢钎轮流操作，照样被烤得汗如雨下。生产环境之差，劳动强度之大，在50年后的今天，人们是很难想象的。

记得哥哥上班不久，脸上和胳膊几乎脱了一层皮，但他愣是咬牙挺住了，完成了一个炼钢工人的蜕变。这其中不仅磨练了意志，强健了筋骨，也留下了伴随一生的伤病。那年的一天早上，哥哥起床后，双腿疼痛站立不稳，刚一迈步就跌倒在床前，送到医院一检查，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住院治疗了没几天，他又回到了炼钢炉前。

1969年，姐姐随着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，投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，穿上了绿军装。尽管没有领章、帽徽，但部队编制、集体生活还有津贴，让热血青年憧憬和向往。8月23日，姐姐和同学们登上奔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列车，全家都去为她送行，站台上挤满送行的男女老少，随着一声长笛响起，满载着青春的专列徐徐启动。霎时间，



车上车下哭声一片，离别的伤感在站台上飘荡。妈妈泪流满面跌坐在原地，这一幕在姐姐的脑海中定格，让她牢牢记住，永生难忘。

斗转星移，四十五载，兵团战友纷纷步入花甲之年。当初，他们从五湖四海聚到一块儿，年纪大的十八九，小的只有十六七，屯垦戍边、一腔热血。下农田，春种秋收，他们晒黑了脸庞，磨出了老茧。星夜里，紧急集合的号声，多少次把他们从甜甜的睡梦中唤起。

1971年，按当时的政策和规定，因为姐姐已经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，我初中毕业不必到农村插队，直接分配工作进了北京市水泥制品厂，成为一名解放牌吊车司机。

时光飞逝，四十余载，我的职业经历可谓十分丰富，开过两年汽车、做过三年秘书、搞过四年环保、干过五年钳工，还当过12年主管会计，最长的要数新闻记者，屈指已经有17个年头。历经风霜雨雪，尽尝苦辣酸甜，我学会了拼搏、学会了感恩、学会了相处、学会了退让。

■午报情缘

我与午报的二十载情缘

□孙琦然

我是怀柔区泉河街道的一名社工。记得小时候，家里虽然很穷，但自己有着强烈的学习欲、读书欲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家里的领袖著作、报刊文集早已被大人们卖给了做鞭炮的了，家里实在没有可看的书，于是贴在墙上的报纸我也愿意瞧瞧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“北京工人报”五个红色的大字。

逐渐长大了，以前的那份读书热潮随着青春期的躁动退却得一干二净。转瞬上了高中，以前躺在炕上看报纸的情景不时浮现在了脑海里。

有一次，我去邮局取挂号信。第一次见邮局摆着那么多的报纸，我就点名要买份《北京工人报》。工作人员淡定地说：“没有。”“为什么没有？”我疑惑地问。在少不更事的我的印象中，这可是份最尊贵、最名牌，也理所当然是最畅销的一份报纸。“那报纸早就改名了，现在叫劳动午报，不零卖，都是单位订。”听到这儿，我的心一瞬间失望了。

转眼间，我参加了工作。单

位为每个科室订了一份报纸，它就是我心目中的大报《劳动午报》。打开一看，不愧是大报，印刷清楚，散发着一股油墨香味，我简直有些爱不释手了，每次休息和闲暇的时候就会打开报纸阅读。

从午报刊登的文章中，我看到了辐射面广、时事性强、各阶层人士声音都兼有的特点，正好对我的工作有所帮助，便留心积攒午报上刊登的各种有关文章。我觉得午报的信息量大，是我们职工的视野所不能及的。上面其实还有许多吸引我们的关于社会的评论文章，它编排的比普通的报纸要好许多，因为普通的报纸总是太过于杂乱，内容过多，使我们感到眼花缭乱，反而无法及时了解到与我们有关的有意义的事件。

由于单位搬家地址变动，已经有几周没有接触到《劳动午报》了，不时翻翻旧报纸，总有种怀念的感觉，怀念那曾经有的墨香味，依旧期待着新出的报纸，期待着它给我带来的新鲜感。